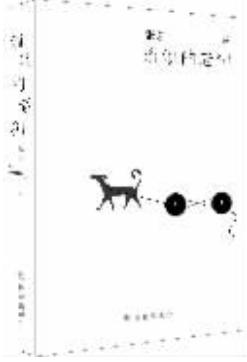


# 灵魂天生是用来流浪的



《流浪的老狗》

张洁 著  
译林出版社 2013年8月

“灵魂是用来流浪的”，张洁一篇旧作就是这个题目，当年，69岁高龄的张洁，为了写这部小说，还特意登上秘鲁四千三百米的高原寻找原住地的居民，因此了解印加文化。大概没有什么名称，会比一

个作家曾经倾注心血的作品更有资格成为她生命的注脚。

近些年，年岁渐长的张洁老人，睽违文坛多日，淡出公众视野，并无巨著问世，但这并不表示她从此失去了创作的活力。就像在《流浪的老狗》一书的前言之中，张洁表示：“谁能说摄影不是另一种形态的小说？很多时候，一片摄影就是一篇言之不尽的小说。”按照这样的思路逻辑，我想说，旅行，在路上，让灵魂一直处于流浪的状态，或许也是一种跟文学创作一样，内涵丰富的生活体验方式吧！

自比为“老狗”，是一种勇气，是一种智慧，是一种幽默，也是一种豁达，还是活到一定年岁后的大彻大悟，这个自称既是自我批判，也是自我肯定。特别是张洁认定“流浪”就是她最倾情钟爱的生活方式，这大概是她从小在战乱中总寄人篱下或逃难途中的童年记忆

在成人世界里的映射吧。

拜读此书时，正是国庆长假，喜见脱离温饱之虞的国人多半选择旅游来作为放松心情、享受生活的度假方式，可是，屡屡看到媒体上报道的游客们动辄垃圾满地、暴乱式地一哄而上、伸向文物的咸猪手等不文明现象，甚至不懂礼节、规矩，被外国人斥为“土豪”，不由得开始感叹，越来越多的人的的确确在意识并体味到旅行带给自己的精神愉悦和享受，可是，他们并未将其上升到一种洗礼灵魂，提升境界的高度，换言之，如果把旅行比作一盘美味佳肴，恐怕一般人只闻到了香味，却没有尝出其中的丰富滋味——也许是寻找心之所依，也许是寻找魂之所系。“如今比萨到处是高腔大嗓、惊得鸡飞狗跳、惹人频频侧目的某国人——哪国人？你懂的。”看到这段文字，不禁让人想起前几天新闻里国人在比萨斜塔前的草地上吃快餐的消息。国

庆节出行的大部分人，都是V字手势拍照，或者走马观花，甚至去留下到此一游的墨宝，哪里知道，旅行，其实是放逐在城市生活里逐渐变得僵硬的灵魂。

《流浪的老狗》的文字间已经少见华丽丽的辞藻堆砌，也没有文艺青年那种故弄玄虚的煽情，张牙舞爪式的炫耀，反而有种这个年纪的人特有的，经过沉淀和提炼过的芳华，像白粥一样，清淡养胃。

对于七十多岁的老人，旅行的意义，已不再是年轻人的那种充满好奇意味的探索，相反，是一种对于人生诸多经验和见识的验证和温习。在她饱览人事的眼里，更容易去发现一些人心的美好，比如在旅途中帮助过她的异乡人，在她温婉的笔触的描述下，显得格外动人，这样的旅行，充满了脉脉温情，充盈着生命最真实最值得回味的故事，比美景本身更值得书写。

潘飞

新书  
推荐 Books

《残酷极简思维》



2013年10月  
重庆大学出版社  
[英]M&C萨奇 著

广告界传奇人物萨奇兄弟是撒切尔夫人的智囊团，亲手打造了广告界的传奇品牌——“萨奇兄弟”。本书是其员工培训手册，也是无数创意人员梦寐以求的枕边书。

## 《剧本》



2013年10月  
广西师大出版社  
[美]理查德·沃尔特 著

编剧就像上帝一样创造着剧本中的世界，如果你也想扮演上帝，不妨从这本书开始。

## 《南非的启示》



2013年10月  
江苏文艺出版社  
秦晖 著

“我们时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秦晖从南非发现另一个中国，反思福利、暂住证、农民工工棚、非法强拆、新农村……

## 悦读 Happy Reading



《凤兮凤兮叶灵凤》

方宽烈 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3年9月

香港诗人、掌故家、藏书家方宽烈编了一本有关叶灵凤的书籍，名曰《凤兮凤兮叶灵凤》，以罗孚先生所写的一篇纪念文章的标题为书名，取罗先生所说的“如果凤

# 书痴的爱心与心事

凰也有中西之分，那就可断言，叶灵凤是一只中国凤”之意，搜罗、遴选各个时期有关叶灵凤生平经历及其创作评论的文章，记述叶灵凤居港三十多年的行迹与创作，澄清蒙在叶灵凤身上的不实之词，分别从生平和创作两个方面，还原一个“生于写作而安于写作”的真实可信、可敬可亲的叶灵凤。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叶先生头上一直顶着三顶帽子：一顶是“叛徒”，一顶是“汉奸”，一顶是“反鲁迅”——“叛徒”是指叶先生曾经遭到“左联”除名，“汉奸”是指日军占领香港期间，叶先生曾经在日军文化部所属的大同公司工作过，“反鲁迅”则更是广为人知，他曾经与鲁迅打过笔墨官司，并被鲁迅讥讽为“流氓画家”。这三顶帽子既将叶先生打入另册，也遮蔽了叶先生一生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凤兮凤兮叶灵凤》一书中的作者，即以大

量史料和事实说话，针对蒙在叶先生身上的不实之词一一进行辩诬。梁永以“左倾关门主义”解释了叶先生被“左联”开除的原因，罗孚从正面考证了叶先生“名义上虽然是在日本文化部下属工作，实际上却是暗中在干胡汉辉所说的抗日的‘情报工作’的。”而朱鲁大的《日军宪兵部档案中的叶灵凤》一文，则从日军一方反证了叶先生加入国府机关为“特别情报员”的事实，可谓铁证如山，“汉奸”云云，不攻自破。至于因叶先生与鲁迅有过笔墨官司，即被扣上一顶“反鲁迅”的帽子，则更属荒唐可笑，难道与鲁迅有过笔墨官司的，就一定是坏人吗？

像很多爱书人一样，我最初也是通过阅读三联版的《读书随笔》认识叶先生的。叶先生的这套所谓“书话”书，不仅让我充分领略到一种灵动曼妙的文字之美，同时也引领我进入一个丰富有趣的书世

界。叶先生原本即以藏书家名世，很多作者都在文章中不约而同地谈到叶先生的藏书，说他的家是书城，他的书房像书的堆栈，卧室、餐厅、走廊和土多房排满了书架，地上像山一样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叶先生就在围墙一般的书包围中写作他的那些草木风物、鸟兽鱼虫，吐露一位书痴之于书的拳拳爱心与心事。其行文既犹如知己好友之间的娓娓清谈，亦仿佛爱书人之间的围炉夜话，而他的那些内容庞杂、资讯丰富的小品文字，亦即呈现出一种风流蕴藉、摇曳多姿的动人姿态。

陈子善教授曾经断言：“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发展的滚滚长河中，叶灵凤不是一朵稍纵即逝的小浪花，而是一股不断奔腾向前的大浪。”的确，暂且不提叶先生早期的小说创作，单是小品散文这一项，叶先生亦当得起这般评价。

王淼

## 好书 我读 Good Book

《别客气,请随意使用科学》  
马克·亚伯拉罕斯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激光可以用来做奶酪，动画片里的恐龙也需要做分类学研究；蝴蝶效应是真的，瑞士有一只蝴蝶引起了巴黎下雨；纳米尺度的烤面包机和纳米尺度的面包是存在的；土拨鼠到底会不会啃木头，可以啃多

# 使用科学，何必那么扭捏

少木头，也值得做个实验；有一种奇怪的昆虫叫作拖车虫的，会集体在一个叫作加油站的地方觅食，人类学家也详细研究了这种昆虫的生活史；小朋友受伤之后爸爸妈妈亲吻伤口会有疗效吗，这个问题也值得研究；心脏病学术语太吓人又有歧义，对健康不好，需要使用“政治正确”的心脏病学术语；鲍勃·迪伦的歌词里包含深刻的数学原理，数学家要据此研究爱情了……

放在数年前，很少有人认真去想这些，至少正儿八经研究这些“学问”的人不太可能受到社会特别是科学家的关注。这一现象的改变与一个人的努力有着很大的关系，他便是本书作者马克·亚伯拉罕斯——《不大可能的研究年报》的主编。当然，他最引人注意的当是他的另一个身份——“搞笑诺贝尔奖”的发起人。

虽然在人类文明进程的历史上，科学权威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非权威仍旧有着巨大的生存空间，甚至大有作为。这一点，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业与增长理论奠基人埃德蒙·费尔普斯笃信不疑。他在新作《大繁荣》中就曾指出这么一个现象，“大多数创新并不是亨利·福特类型的孤独的梦想家所带来的”，“包括那些重大发明在内，几乎所有发明家都不是科班出身的学者，有些人甚至根本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瓦特例外，但他不能代表大多数人）”。

前几年，非常喜欢一档从日本引进的电视综艺节目《超级变，变，变》。要说这节目其实非常简单，即参与者用最简单的材料去模仿一种现象。就这样一个看似极其平凡的节目，结果吸引各种不同年龄群体热情参与，许多节目妙趣横生，极富想象力。反观我们的一些

节目，依然满足于“明星搭台，歌舞唱戏”的老路子，看不到对创新有什么诱导和激励。

相较而言，“搞笑诺贝尔奖”就像是一个有效吸引诸多人士热情参与的科学综艺节目。许多研究看似荒诞不经，实际又蕴藏着极其有趣的学问。特别是有的研究跨越数门学科，即便是事后证明根本没有什么联系，但也是以科学的态度去否认某一命题，而非信口开河。换言之，否定也是基于科学意义上的否定，否定也会变得有价值。

科学离不开严谨，当然不可能仅靠搞笑的噱头便可收获成果。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弥漫于社会的创新，其根本一点在于敢于反思、善于反思，滑稽、搞笑有时也是一种研究创新的动力，比喻在嘲笑别人把手机掉进厕所时，我们是否可以考虑给如厕时无处安放的手机寻找一个好的所在。 禾刀

## 《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



2013年9月  
译林出版社  
[挪]乔根·兰德斯 著

科学家们预测40年后的未来，好消息是，在能源效率方面我们将看到深刻的进步，我们会更多地关注人类福祉而不是人均收入的增长；但变化也许并不会如我们期望的一样发生：最贫穷的20亿人口仍然生活在穷困当中，失去控制的全球变暖也是可能出现的。